

第三回 趙如子恐錯過兩題勾引句 司空約要分明一訪列眉村

行游欲覓嬌娃聘，睚鳩空叫聲無應。驀地暗驚訝，桃源路未賒。

幽蘭空谷裡，彩鳳深藏已。尋識苦無門，教人欲斷魂。

右調《菩薩蠻》

話說司空家人與書童同到觀音庵來尋趙白，不期趙白去了，止留下一封字兒與庵僧。家人與書童無可奈何，只得拿了字兒回復。老司空學士見說趙相公去了，滿面生嗔，暗想道：「婚姻美事也，從與不從，只消實說，誰來強你，為何竟自去了。莫非癡心妄想也與小兒一般，或者別有隱情。且看他留下的書上如何說。」因將封筒拆開，抽出書來要看。那裡是書，卻是一幅箋紙，上題著一首七言絕句。司空學士忙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的是：

憐才既許結朱陳，應為堅持淑女身。

兩榜若標郎姓字，洞房花燭自生春。

司空學士看完詩，方回嗔作喜，道：「原來不是辭婚，竟有志功名，恐怕匆匆草草，不成模樣，故飄然而去。此志士之所為，殊可敬也。但可惜彼此許可，不曾說個明白。」既又將詩看了兩遍，因又想到：「若據他『應為堅持淑女身』這句詩看來，不獨許可。且有勸勉之意在其中，斷非妄言無意者。只得留此詩以為證而待之。且他《鶯求友》詩上寫著『列眉村』，但下知列眉村卻在那一鄉，須等大兒回家，與他說知，叫他去訪。他還有些細心，肯東西尋問。」想罷，只得丟開。

原來司空學士這個大兒子叫做司空約，表字默愛。生得骨秀神清，儀容豐俊，望之凜凜然攸人生敬，親之又溫溫然使人生愛。且聰慧過人，在十四歲上，就文章出眾，案首進了麗水縣學。到了十八九時，舉止風流，宛然一個玉人。人見了，都道是衛玠復生；詩文高妙，落筆疑帶風雲，人看了，盡驚為青蓮再世。具此才美，故眼空四海，看人不上。常常對人說道：「不逢歐陽修之主司，必不登第，不遇西子之佳人，必不儀婚。」以此，父親替他議婚，皆一概辭了。因恐在家父親又以此事相迫，故托名遊學，東西遊賞。因慕西子之名，此時正游到西子湖上。誰知西湖之比西子，是贊西湖山水之美有如西子，不是說西子湖就是說西子。司空約東遊西遊，只見西湖，並不見有西子，情興早減了一半。再看見香車內緩飄輕薄，盡是綺羅；畫舫中淡抹濃妝，無非脂粉，求一春山之黛，秋水之眸，了不可得。賞玩到此，愈覺情興索然。欲要回去，又恐怕後有絕色，一時錯過，因而又捱了許久。忽一日遊到吟泉亭，只見亭壁之上，有人題了七言絕句道：

誰定西湖西子名，蓋憐水性與山情。

若真要識吏光面，還向蓬萊細品評。

司空約看完，暗暗吃了一驚道：「此詩恰象是為我而作，不知何人？」因看詩尾，卻寫著「列眉村小月老牛馬走。」司空約看了一遍，不禁又驚又喜，細細思量道：「此詩若說不是為我而作，怎我肺腑之事，皆被他道出，若說是為我而作，我的心事又從不曾告人，他怎能知道得這般親切？況且這『小月老』乃媒人之稱，『牛馬走』是太史公之號，又不知實是何人？這『列眉村』卻在何處？與我毫不相關，怎詩中有寓，指點的甚是分明，真不可解。莫非他人之心與我之心暗合？這且漫論，但所言西湖徒有西子之名，其實欲識吏光，須向蓬萊細訪，此言卻似確有據。我今在西湖上尋訪久矣，並無蹤影，有意無意，但以此詩為識，且歸去尋訪一番，再作區處。」遂有個打點回處州之意。雖說打點，而無奈六橋三竺，游女如雲，閨人似水，朝窺陌上，夕覽歸口，只管耽耽擱擱。不期一日，忽游到斷橋旁邊一個臨湖的大酒樓上，只見樓壁上又有人題了一首七言律詩在上，道：

好將青眼大睜開，休泥虛名想又猜。

一日羞花雖是貌，千秋詠雪卻須才。

但求彩筆無慚色，莫歎香奩安在哉。

四海求凰若無路，桃花流水小蓬萊。

司空約看完又吃一驚，忙看詩尾，卻仍是「列眉村小月老牛馬走」九個字，不禁滿心歡喜，因朝著詩，深深一揖道：「此詩，我之恩人也。再三指點，不啻耳提面命，明日歸訪蓬萊，倘有些風影，若非天意，便是鬼使神差，真僥倖也。」算計定了，到次日一刻也不留，競收拾起身，回處州而去。

不數日，到了家中，拜見父親。司空學士就問他道：「你這些時遊學在於何處？」司空約道：「在於武林西子湖上。」司空學士道：「西子湖乃浙江名勝，遊覽的佳人才子半無下。下知你曾訪著幾個佳人，幾個才子？」司空約道：「孩兒要說，父親大人又要責備孩兒狂妄。美人無非珠玉裝成，名士盡皆浮詞套習，至於天姿國色，飽學鴻才，實不見一人。」司空學士聽了大笑道：「你東西奔走，卻訪不出，就坐在家中，到訪著一個。年紀比你還小兩歲，人物之美，如花如柳，如金如玉，也形容他不盡。說來你還未必肯信，我也不說了。至於詩才，信筆即題，卻又吐新抽細，匪夷所思。」因叫書童取出《鶯求友》並《贈小紅彈琵琶》三詩送與他道：「你細看自知。」司空約接在手中，才看得三五句，早驚得吐出舌來。看完了又看，直看了兩三遍，方才說道：「若論《贈小紅彈琵琶》這三首絕句，雖說風流香豔，若叫孩兒屬和，尚可勉強支持。至於《鶯求友》這樣詠物題目，卻做得情中有景，景中有情，出神入化，真令人擱筆，甘拜下風矣。」司空學士聽了大喜，道：「我兒，你如此說來，還可謂之服善。但你一向不服人者，是無人可服耳。我前日因見這趙白人物風流，才情敏捷，為你妹子動了個選婿之心。我因留飲，與他言及婚姻，他已滿口應承。不知為著何事，到次日竟不別而行。及我著人到寓處去尋問他，去便去了，卻還留下一首七言絕句，回報婚姻之意。」因又叫人取出與司空約看。司空約看了道：「報婚姻已甚明白，但不知忙忙而去，卻是為何？」司空學士道：「我正為此蓄疑，一時分想不出。今喜你回家來了，可為我細細一想。」司空約應承道：「容孩兒慢慢想明，回復父親。」司空學士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且去歇息。」

司空約出到書房中坐下，且不想趙白為何而去，且先想這列眉村卻是何處，怎西湖上二詩寫著列眉村，為何家中幾首詩也寫著列眉村。莫非湖上題詩之人就是家中這個題詩的趙白？若說是一人，地方相去數百里，時俱不久，怎麼分身得來？若論是兩個，怎麼恰恰的都住在列眉村，真令人不可解。想了半日，再想不出，只得丟開。

到晚間，吃夜飯，又吃了幾杯酒，微帶醺酣之意，因想道：「才子雖說難得，今卻又有這個趙白，怎女子中，訪來訪去，竟無一人，真可歎也。」因持起筆來要做詩感慨，忽然想起：「我前日已做過一首，夾在書中。不知是怎生用意，今已忘記，若要再做，不至雷同方妙。」因在書中檢出，打開一看。不看猶可，看了忽吃一驚，只見詩後早有人和了一首。未看詩，先看和詩是何人，恰又寫著「列眉村趙如子」。及至再看其詩中微意，卻是爭佳人自有，而深譏他不知防來。看看詩，又想想緣由，卻沒頭沒腦，弄的滿肚皮都是狐疑，因查問館童道：「我不在家，這書館中有誰來往？怎連我做的詩都被人偷和了去你竟不知道。」館童道：「書館中並無閒人敢入，止是數日前老爺留趙相公宿了一夜，他便東看看，西看看。若說偷和詩，除非是趙相公，再無別人。」司空約聽了，又暗想道：「他既曾留宿於此，這和詩自然是他無疑。但不知為何不寫趙白又寫如子？或者如子就是他的別號。他詩結句又明說出『西子如今別有村』，若非果有其人，怎好如此下筆。但湖上二詩，又指點我到蓬萊去尋訪，莫非這列眉村就蓬萊左邊？兩處詩意，勸我尋訪，若自同心。但不知『小月老牛馬走』又是何人？」想了半嗒，忽然有悟道：「原來『小月』二字再加一『走』字原是一個趙字，其餘充非助詞，使人猜疑。如此看起來，則兩地之詩，總是姓『趙』之人，在我司空默愛可謂大有情矣。既暗暗為我用情，我若漠然不知，雖辜負了他一番用情，也還於心無愧；今既察出其情而不知感激，又不能尋他一謝，則草木之不如矣，怎還敢以才子自負，而妄想佳人以為婚好。細細算將來，湖上之『小月老』既是和詩之趙如子，和詩之趙如子即是趙白，『小月老』與趙如子既屬風影，而趙白雖不知去向，卻實有其人，為今之計，只須尋訪趙白，此事方得分明。欲尋訪趙白，只須查著了列眉村，方有著落。」算計定了，因叫一個能事的家人，去訪列眉村在於何處。

家人去查訪了兩日，方才回來報道：「城中地方自無村名，鄉下地方惟有鄉圖好查，若問村名，知者甚少。小的再三訪問，並訪問不出。今早在縣前遇著一個交錢糧的老人家，問他列眉村地方，知道往東南上去，約有百里以外，是三十五鄉二十七圖地方，直在蓬萊山背後，俗名叫做趙家坳。列眉村乃古時的名號，故近日沒人知道。這老兒說便說得有些相似，卻不知是與不是。小的欲要自到地頭去訪問明白，來回復往，卻要兩三日工夫，恐怕大相公等得心焦，故先來說明，然後好去。」司空約聽見說在小蓬萊山背後，又聽見說是叫做趙家坳，十分中已有八九分對帳，便滿心歡喜道：「這老兒聽說大約不差，不消又費兩番手腳，你明日可叫人備馬，就跟我回去罷。」家人答應去了，正是：

情急心忙處，渾如箭在弦。

千重與萬疊，恨不一時穿。

到了次日，司空約起個絕早，竟騎一匹快馬，帶著家人出城，望東南而來。家人得了底腳，一路上問一聲列眉村，無人知道，改口問趙家坳，無人不知，故一村一村問來，皆不曾差錯。饒得馬快，急急趕到趙家坳，天色早已昏昏黃黃矣。就在村內尋個人家借住了。急急收拾了夜飯吃，而鄉下人家俱已關門閉戶矣，無人訪問，只得睡了。

到了次早，一起來就先問生人家道，「你這地方有一位趙相公，名字叫做趙白，號是非玉，我特特來拜他，你可知道住在那裡？」主人道：「我這趙家坳，雖說姓趙的頗多，卻多是種田務農之人，連讀書的也無一個，如何得有趙相公與相公往來，莫要差誤了，不是這裡。」司空約道：「明明白白是這列眉村，列眉村既是趙家坳，怎麼得差。只怕這村裡趙姓人多，你還知道不盡。」主人道：「這地方又不是通街活路，有人搬來移去，或者不知。這山坳裡人家都是積祖相傳，不增不減，有數的人家，某人叫甚名字，某人住在那裡，某人是長一輩，某人是小一輩，某人鋤那一塊地，某人種那幾畝田，就是另分出一房，或是生了一個，或是死了一個，也都是曉得的，怎麼出了一個讀書相公，驚天動地，反不知道。相公若不信我的言語，請吃了飯，再細細到別家去問。」司空約聽了說，竟呆了，不好再問。果然吃了飯，帶著家人又到各處去訪問，誰知或東或西，四下裡都問過，盡皆回說：「我這鄉村中，都只以耕種為生，並無一個讀書之人。就是偶然天生的幾個認字的能人，也只好認得『百家姓』與『上大人』罷了。怎麼敢稱相公。這是斷斷乎沒有的。相公不要空費了神思氣力，只怕這個姓趙的不是趙家坳人，不是說錯了，就是聽差了，還須回去問個明白，方才好尋。」

司空約尋了半日，並無蹤影，一團高興，掃得冰冷，只得回到主人家，叫家人沽了一壺酒，悶悶的吃得爛醉。滿肚皮無聊，沒處發洩，因叫書童在拜盒裡取出筆硯來，磨濃了墨，就在大路旁一個小庵前一堵粉壁上，題七言絕句一首道：

既吐情絲百尺長，應傳消息付春光。

如何訪過蓬萊路。布見桃花流水香？

訪友不遇，黃岩司空約默愛題

題完了，又自讀了兩遍。正低徊歎息，忽見個長鬚道奴，手托著一個方盤盤，卻供養著一尊小小的鬼谷子的神象，一隻手裡拿著一個課筒，搖來搖去，口裡念著：「吉凶有准，禍福無差。」在面前走了過去。司空約看見，忽觸著心事，因叫住他道：「老師父，可替我起一課。」那道人就在小庵前一塊石頭放下盤兒，取出課筒裡的三個銅錢，遞與司空約，叫他向天禱告了。然後手裡搖著，口裡念著，先排成了內象三爻，卻是折單單一個巽卦。又搖又念，後又排成外象三爻，卻是單單一個乾卦。合起來，卻是一個天風垢卦。因問司空約道：「此卦相公要問何事？」司空約道：「我自郡城特來到此，要拜訪一個朋友，卻再三訪問不出，不知有此人沒此人？是此地不是此地？不知還是說差了，還是我來差了！老師父替我說個明白。」道人道：「此卦應爻甚旺，其人如金如玉，怎說沒有。不變不動，正是此地，說的也不差，你來的也不差。但此垢卦，婚姻之卦也。相公此來，該為婚姻，怎麼說是訪朋友？若是訪朋友，便陰陽相左，自然不能相遇。卻喜青龍持世，伏變六合，今雖不濕，終須大遇。斷斷不何因今日之不遇，懈怠了尋訪之心。」司空約道：「此來雖說是訪友，訪友之情卻實是為婚姻。」見道人起課說著了他心事，不勝驚異，因說道：「我來訪友者，原為婚姻也。今既訪友不遇，只恐怕這婚姻就要錯過了。」道人道：「垢者遇也。原該相遇，因被日神衝破了，故遇而不遇。然日神之衝，不過一日，垢之終身，直包些身，那裡得能錯過。錯雖不能錯過，但伏而又伏，衝而又衝，變態多端。一時不能即合，須寬心待之，又要上緊訪求之，方萬萬無失。還有一說，此卦官鬼為媒，若金榜題名，戴了紗帽去求更妙。」司空約聽了，滿心歡喜。因叫家人稱二錢銀子謝了道人，然後又復到主人家裡。

此時，心下稍稍寬些，因叫家人又沽了一壺酒來，想一想，吃一杯，又吃得半醺。情興復生，因又叫家人移筆硯，依舊到庵前粉壁上題詩一首道：

舒眉尋訪且勞神，啞口周旋更苦辛。

雲裡月光明又暗，鏡中花影假還真。

無端指引偏憐我，有意相親卻哄人。

若慮不堅思試驗，千回萬折不嫌頻。

題完詩，要回城晚了，只得又在主人家借宿了一夜，到次早方才謝別了主人回去。只因這一回去，有分教：柳無條而弄色，花不見而生香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宛如約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